

月到中秋，人分外圓

文學週刊·第一〇六一期

◎翁敏雪

每年豐富飽滿的月亮圓滿朗照，邁入人團圓的中秋佳節前，散在各地的摯朋好友們，總會不約而同地將友誼裝入滿箱的月餅與柚子裏，用宅急便傳遞著內心的掛念。

民以食為天。食物的魅力，在於禮輕情意重，容易拉近彼此的距離，讓經年累月動如參與商不得相見的人，因為領悟到隱藏在物品背後的意念，吃在嘴裡，更甜在心裡。收到禮物後致電問候及感謝，感情溫煦綿延互相流通，情誼不隨著日月遞嬗而降溫。

數大時不美，反倒驅使事物往不同的方向改變，敲打出坑坑洞洞。心領

高熱食物的好意，也必定身領了美意。早在節日前一周，有氣運動課程的老師就苦口婆心地提醒所有學員，要懂得分享和適可而止，少吃月餅，若非得解饑，一個月餅記得要分成四份，吃口味淺嚐就好，才不會高熱量滑順入口，卻要耗費體力與耐力去掃除，甚至尾大不掉，對身材和健康都有損。

從小被教育，聽話才是乖巧的行為，這樣的理念，早已滲透到身體的各個隙縫中，成為人生準則，我也想乖乖聽從老師的勸告。但是，有個勸說要知福惜福的故事是這樣的：每個人死後，照例總要接受另一個世界主宰者的審判，來決定下一

個去處。在接受審判前，必須先完成一件事，就是得先面對一個等妳的餿水桶，裏頭裝著生前所浪費的食物，要讓桶子見底，才能步步進前。想到沒得商量的餿水桶，面對高熱量的月餅及柚子，只能關閉著理智，步步驚心地把它投往腸胃。

但是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晚餐飯桌上，小孩說早餐不想再吃月餅了。我頗能感同身受。一早還在睡眠裡惺惺然，胃口尚未開啓，月餅又甜又油，實在難以發揮吸引人的魅力。但食物放著會壞掉，這時，我們開始討論，答應來拿柚子的小孩，甚麼時候才會抽空出現，我們又要把那些月餅讓她包套拿走。

忽然間，腦海順勢浮現當年被蠶寶寶纏困到噩夢連連的大姊。外甥小學的自然課，一度養著蠶，觀察並記錄各個時期的變化。但是孩子完成課程後，後續的耐心，就是媽媽的事了。大姊溫婉賢淑，把照顧蠶當成像照顧人，也因而深刻領悟到蠶食力量慢慢積累的驚悚。每天睜開眼睛，首要任務就是去遠處採摘桑葉，以補足轉眼就見底的預備糧草。不過，更恐怖的事，是後續幻化成蛾所產下的卵，所孵出的蠶，變成愈來愈多成群結隊壓境，窮追不捨的大軍。

雖然養蠶的包袱早已變成難以承受之重，但是活生生的動物，又不能眼睜睜漠視

其死活。每天看著愈來愈多，不停地啃食桑葉，一眠大一吋，活在桃花源境界無憂無慮的蠶，人生快樂元素被吸光，只剩下混雜著焦慮及低落的心情，被逼得幾乎要罹患憂鬱症。後來，大姊福至心靈地利用學校的園遊會，發揮文才，張貼多張海報，且印許多宣傳單讓孩子們去發送，把蠶蠶包裝成是伴可以促進親子和諧，情感交流的美妙事，意者可以至××班免費領取。不到一個上午，全部索取一空，總算結束噩夢一場。

想著那些月餅和柚子，不知不覺中已變成和當年的蠶一樣的夢魘，我決定是該再撥個電話給親愛的小妹，送上最誠摯厚地關心。*

立冬札記二則

◎林錦醇

2013.11.07, 節氣, 立冬。

本以為這天會有些涼意，沒想到，天氣反倒出奇地好，清晨醒來，窗外陽光已燦爛，蔚藍成片，讓人忍不住想出門溜躑。

• 兩隻鴨

隨興走進校園，偌大的綠意在眼前恣意鋪展，環湖的幾棵老榕樹，一如往常穩妥得像座山，彷彿季節從來沒在它們眼前變化，英姿颯颯在冬日裡分外迷人。

湖面，依舊白鷺幾隻、小木屋一幢，噴泉嘩啦啦響著，水隨風舞，搖蕩出無數漣漪。湖光藏著彩虹的圖騰，淺淺淡淡的，得要細看。湖岸上，年輕學子步履輕盈，錯身而過時，有種青春的朝氣和隱隱的靦腆，總是很有禮貌的讓著路。或者，三三兩兩說說笑笑，輕聲細語的，不知都談些什麼，是晨光是氣質使然，各個看來文質彬彬的，真不像我想像中的理工學院學生模樣。

幾步路遠，幾分鐘後，大花紫薇樹下，走過一個紫馬尾、穿紅外套的女孩，身影細瘦，神采奕奕落落大方的姿態，特別吸引我的注意，短暫交會而深深喜愛的那種。

信步慢走，水塘橫在眼前。老柳樹盎然新綠，兩隻鴨綠下靜靜打盹，似睡非睡，似醒未醒。任憑周身水流兒漾，魚群翻騰也不驚，人說「紅塵是非不到我」想來就是這般情境。

遠處的風景，於他們無涉。儘管，那裏有著大片的明媚風香，有著四季常春的花樹，有著甜香膩人的美食和慕名而來的饕客，還有著浮金搖曳似鑲嵌於素牆的樟樹、黑板樹、烏柏樹，和正開著花的美人樹、扶桑、台灣欒樹，以及少少幾朵純白的繡球花、少少幾株仍青著葉的落羽松，和幾棵奮力茁長中的波羅蜜……當然，富麗堂皇的知識大殿堂也只如寂靜無聲的存在於此刻。

近在左右的魚群，忽東忽西，忽前忽後，始終沒安靜過，也始終沒騷擾牠們。

偶爾，有隻魚兒動作大了，迅疾躍出水面，啪啦一聲響。白鴨微睜著眼，似看非看地，隨即又闔眼，養神。身旁夥伴更加安然，直到聽見水塘角落傳來別的聲音，不免張望。然最終也只是張望，未曾動心離開。

偶有涼風習習，拂過水面，撫摸岸邊的串錢柳，摩挲眼前的月桃樹、含笑花、杜鵑花、石斑木，而後穿越花期結束未久的小花紫微，躡手躡腳地輕越矮矮的小竹叢，或許，還會飛速跑得更遠些，去拜訪大湖、桂花、竹林、鵝掌藤……也說不定。

總之，這陣風過還有一回，喧鬧有時，來去由他，兩隻鴨始終靜定不違。

• 老榕樹

午間，隨意簡便，閒坐餐廳外的一隅。吹著風，迎著藍天，欣賞無盡的綠意，心情愜意，吃什麼都好。

木頭椅溫潤，坐起來舒舒服服的，差點想要直接翹起腳躺著日光浴。……終究，有所警覺，校園聖地不可隨便。一個人吃飯沒什麼規矩，風景佐餐最經濟實惠。一對小情侶走過我眼前，男的腳受傷拄著拐杖，女孩貼心地幫忙拿背包，不時還回頭看一眼或者扶一把，雖沒說話也沒親膩的依偎，卻讓人感覺愛情在空氣中流轉。

隨後，是對愛拍照的母女。女兒很認真幫老媽媽留影，我看她們從老遠的地方一路拍過來，在建築物前站定，在張貼文宣的門前優雅笑著，在成排的樹群之間，在我跟前不遠處的老榕樹下，母女倆開心地，邊拍邊邊說。我按捺不住想要推薦她們去我熟悉的大湖邊、小水塘和荷花池畔、橄欖樹下探訪。回頭意外發現，她們和萍水相逢的一隻小貴賓正熟絡著合影。

目送母女倆的身影離去，一個認真女孩的背影映入眼簾，亮橘帽T恰如火紅青春般惹人注目，埋首書堆的功課著，

忽地想起最近兩周好像是很多學校的考試週，而這女孩想必努力的也是這個。總是貪看閱讀的剪影，彷彿在那眼睜睜處可以見著桃花紛飛的文字靈魂交互訴說，可以看到物質之外的華美盛筵寧靜開場，或者一股清流蜿蜒，悠悠滑過心田，似乎連天邊的一朵雲彩也受了誘惑忍不住停格，山林裡的清風明月也趕來聚首。那文字裡的風景啊，本是天地山水裡的美好篇章。

看著女孩，我莫名想起身旁這些老榕樹。個個腰圍粗壯，枝樑廣袤，有幾株長得特別高大魁梧的，骨幹已經遠超過我能擁抱，那華蓋高張時，無私地蔭涼好多人。我們總在它們的庇蔭中躲掉烈日炙燒，在那幸福的羽翼下散步，書寫生活的喜怒哀樂。

而這些大樹的長成，得經過多少時間的淬煉和考驗？得有多少的機緣促成，才能成就眼前的風景，恰如這個女孩，她的未來。我想，時間肯定是要素。世人都說時間無情，於此時，偏要感激它了。

風景裡，其實還有很多別人。不遠處，幾個收拾工具準備午休的工人，餐廳裡忙著打菜煮麵算帳的人，還有來來去去絡繹不絕的莘莘學子們。以及，無數像我一樣臨時起意走入風景裡的人。我們各有所有而來，也自有因緣離去。風景長卷，於是日日幻化大千，綺麗或者靜寂，磅礴或者小品，水墨或者油彩……。

而老榕樹們，始終穩穩地守在那裡，教人心安。*



巍峨冬天金字塔。

寫完長篇，我的腦中赫然浮現一座……龐碩無匹、錯綜複雜的構體。如果說，一部小說、一個團體或整個社會，可以金字塔為喻，你屬於那一層（這是自我認知的問題）？想待在底部、中間或頂端（這是自我期許的問題）？

而我忽然想通一件事：下層愈廣愈厚愈堅實，上層愈挺愈高愈閃亮。樓層之間，嵌扣連鎖，緊密相連。登了頂，能不能拔尖？到了底，有沒有落定？

孤支難立。

構思巨著，就是打造高塔？不！藍圖只是作者的「禁圖」，心有「觀」而力不見得足。有些事情，想想就好；創作，光用想的一定不會好。

一字一句，一石一磚，敲敲打打，經營砌造。有時，字裡藏字，像工蜂採蜜那樣，尋訪滋生的意味；有時，行間無間，在零時、零空交錯處漫步或苦行，漂浮且墜沉，忽滅忽生，悲喜同歸。

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，震古爍今，傳誦不已，這部小說形成的「紅學現象」，自不待言。據說，有些學者考證「虛構的」紅樓，已到一椽一瓦、一根釘釘一片花葉的地步，而被譏為「玩物喪志」。

呵呵！有物可玩，遂成癖好；志喪嘛，以言志之，便得永存。這讓人想到卡爾維諾在《看不見的城市》裡，鋪排了一段對話：

馬可波羅描述一座橋，一塊一塊石頭地仔細訴說。

「到底那一塊才是支撐橋拱的石頭呢？」忽必烈大驚問道。

「這座橋不是由這塊或是那塊石頭支撐的。」馬可波羅回答：「而是由它們所形成的橋拱支撐。」

忽必烈大驚靜默不語，沉思。然後他說：「為什麼你對我說這些石頭呢？我所關心的只有橋拱。」

馬可波羅回答：「沒有石頭，就沒有

橋拱了。」

細節。毫末纖端。繁文縟節。環扣節眼。人心幽微。

取其輕而狀其繁，便有了，沉穩厚重結實感。

我是說，一旦確定要寫什麼（或只有個模糊的方向），就得忘記「想」什麼，而將氣力放在「寫」什麼。

宏圖偉業，全在纖毫微末。文學世界最迷人的矛盾律：你能掌握腳旁玫瑰，就能捕捉天外彩虹。

我怎麼寫長篇小說

眼界不夠高的人，構不著峰頂；手腳不夠實的人，站不穩高處。矛盾悖反。兩極沾黏。高低、大小、輕重、厚薄……幻浮虛渺的文學花園，不說重力

◎張啓疆

不脫引力；可以相對，也能成對。古人說：窮天之際，究古今之變。兩個『不夠』就是人類卑微又自大的企盼：想要構撈那道線——徐圖進逼忽覺遠遠，沒有終點非關邊界的漸近線。

構想。且知且行，邊寫邊想；經常迷途，不意岔繞。何謂創作？我們摸黑探進一個不知名的地方：琉璃花園、懸浮微粒的黃昏、流星雨的瞬間、火花焱焱的黑夜、狂沙萬裡、漫天落英……找不到座標方位，渾不覺意義價值。無美醜，非對錯，離生，去憎愛……只是感動，沒來由的感傷斷續、心驚魄動。

（沒有美醜憎愛，如何感動？哈！情感蛛絲、情節馬跡，就像暗房洗照片，後來才漸次浮現。）

視網膜載不動，筆墨不能及。就像，富人撒鈔，窮人七手八腳搶落錢。

波赫士的企圖：一部沙之書。頁碼無窮無盡，沒有首頁和末頁。隨手翻閱，隨機跳躍，看過的內容不會重複。其內容嘛，幾乎涵蓋一切。

一部恐怖絕倫的無限之書。卡爾維諾的辯證：其一、書上可能含帶的真理，其終極的實質，透過孔隙，在幾乎察覺不到的閃爍中顯現出來。這是至極微觀？

其二、有一個故事發生在其他所有故事之先，那些故事都在回應這個故事。換言之，每一本初讀的書，都成為閱讀之整體全書的一部分。此乃，無限宏觀？

字詞是沙粒，意義是沙粒，感覺是沙粒，回憶是沙粒……經由蝗蟲過境的文字，我們活在沙塵暴的宇宙，努力追逐那難以成形（甚至從未存在）、渾然整體的大書？

我們的目光，嘗試辨認遠處——結尾之後的狐狸尾——的模糊輪廓；五感和思維，卻掉進蝴蝶腿上的花粉、甲蟲翅粉、針葉尖端針樞尖端、以及，漩渦底部的暈轉。

如果說「亂針刺繡」堪為寫作形式甚或高度技巧，那麼，拆文解構、逆溯作者的閱讀，便是獨步無垠大漠，聆聽遠方……馬蹄錯響。

作者和讀者在做同一件事：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持續地讀（寫）一本書。吸收力再強，想像力再豐，企圖心再大，我們懺然卑渺的一生，終究只能，做好或搞砸這件事。

花月動筆，七夕結穗。不折扣，一氣呵成。晶瑩飽滿十萬言，啞口訴說，悲劇而奇幻的島嶼故事。

迫在眉睫的議題，必須，放諸四海，以專業立準；幽微的觸角，有待摹其形狀其聲，客觀呈現。植根在母土的，何妨成株於異想；天馬行空的蜃影，落了塵，下了凡，就變成「皮骨血肉……鑲嵌時空深淵琉璃瓦」的寫實題材。

讓我們，目視耳聞膚觸舌嚼鼻嗅意，無從規避唯有面對的現實。我們的島嶼。*

